



大汉将军

李广

茅盾文学奖终身评委李星倾情作序
《凤凰周刊》主编师永刚倾力推荐

贾松禅◎著



编辑短信 3086 发送至 10086
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

文人赞他忠贞勇毅，兵家斥他意气用事。

性情将军李广——

拨开迷雾，我自横刀，铿锵而来！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

贾松禅◎著

大汉将军

李广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大汉将军李广 / 贾松禅著. — 济南 :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7-209-07493-3

I . ①大… II . ①贾… III .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99742 号

责任编辑 : 王 路 梁永雪

插 图 : 郭雨璇

大汉将军李广

贾松禅 著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 :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 250001

网 址 : <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 : (0531) 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6 开 (170mm × 240mm)

印 张 21.5

字 数 411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7493-3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 不得转载

(010) 69590320

为中华民族的“脊梁”立传

——读贾松禅长篇历史小说《大汉将军李广》

李 星

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李将军列传》如一座巨大的纪念碑，高高耸立在汉代历史的天空，它用简约的笔墨描绘出一个身先士卒、出生入死、驰骋疆场四十余年的悲剧英雄形象，并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诗人、作家和读者。“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唐·王昌龄），“故将军饮罢夜归来，长亭解雕鞍。恨灞陵醉尉，匆匆未识，桃李无言。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落魄封侯事，岁晚田园”（宋·辛弃疾），“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宋·辛弃疾），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都是歌颂李广，并为他的不幸命运鸣不平的。

贾松禅先生的长篇历史小说《大汉将军李广》正是在汉初中原与匈奴长达数十年战争的广阔历史背景上，再现了一个忠诚爱国、品性高洁、英勇无畏，令敌人胆寒、受百姓爱戴的飞将军形象。

说起来，笔者与两千多年前的李广还真有一些虚虚实实的缘分。从记事起，就听村里的老辈人说过，占我所住村子大半的李姓是一个叫李广的家族后代。李广是谁？当时的我并不知道，但他的名字却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中。乃至上了大学，读司马迁《史记·李将军列传》，其文开头就说：“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故槐里，徙成纪”，文下还有关于“槐里”的注释：“地名，今兴平县东南十余里。”这一句注释，使我想到了村中老辈人的说法，而我们村恰距今天的县城十余里并处于县东南。难道这里的李姓真的是他的后人？有了这个意识，此后在人生的各个关头，我常情不自禁地将自己的性格、命运与他比较，有说不出去的荣耀，也有几分悲哀，时人说他“数奇”，难道自己也“数奇”？正因为如此，多年来我对今天有关李广的文字也颇多留意。

奇怪的是，近年间几本故乡文人所写有关李广的书稿，竟都阴差阳错的到过我的手中，一本是敝乡教师刘朕咏先生的《飞将军》，一本就是青年作家贾松禅的《大汉将军李广》。前者已经出版发行，缺点是史料堆砌过多，文学想象不够；而贾松禅的《大汉将军李广》却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历史人物小说，书中的李广形象足以使人眼前一亮，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和文学教化意义。

首先，是在以基本史实为小说骨干的同时，虚构了一些重要情节：一是写了李广的家与灃陵尉张家的恩怨，设置了其父李尚被张家陷害入狱差点丧命的情节，不仅使李广的家世背景更为深厚，也使从军以前的李广的人生经历更为清晰，性格更为丰满，并使后来得到武帝肯定的杀尉之举更合情理；二是虚构了李广与若兰公主长达一生的爱情，虽然限于君臣之分，与李广刚直忠诚的性格，未及卿卿我我，但这条贯穿全书的情感线索，却赋予能武善战的李广以正史中未及的情感内涵；三是李广买棺亲葬冻死街头的仇人邓通的情节，使李广的人格境界跃然提升，感人至深。

其次，小说自始至终贯穿着李广与从弟李蔡性格、命运的比较。二人从小一起长大，同时参军，并同时任皇帝侍卫，之后又在同一或不同的战场上立功，但是为人乖巧圆滑的李蔡步步高升，而李广却因刚正不阿、直言敢行屡受挫折。在李蔡广置田产住宅的时候，李广却以皇帝近臣武卫的显要地位，拒绝一切不义之财，一家老小花着自己的干工资，以致家无余资，家小仍住在成纪的乡下。当李蔡说服他接受那些贪官财富“九牛一毛”的贿赂并授以“四不受”之要诀时，他断然拒绝。这些情节在《大汉将军李广》中易让人产生影射并比照现实的感觉，但究之于史实，却是符合李广和李蔡两兄弟的性格和历史真实性的，不然后人就不会发出“李蔡为人在中下，却为封侯者”的感慨了。

其三，围绕李广跌宕起伏、英勇悲壮的一生，小说展现了西汉初年从吴楚“七国之乱”，到与北方匈奴打打和和、和和打打，再到汉武帝重用卫青、霍去病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根除边患，带来有汉以来长期少有的边境和平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描写了从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到灌婴、灌夫、周亚夫、晁错、枚乘、袁盎、程不识、卫青、霍去病、张骞、韩王信、邓通、吴王刘濞等著名的历史人物形象，呈现了所谓“大汉雄风”，首先是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各式人物的智慧才能得到充分的释放与发挥。李广虽然阴差阳错始终未得“封侯”，让人遗憾，但与他同时代的三代皇帝却都对他的才能和品格十分赞赏，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做到了识才善用，包括最后导致他之死的偏师迷途的安排，都包含着汉武帝对年过六旬的他的照顾。李广的自杀，是生性骄傲的他对自己军人尊严的维护，也是对部属的保护。轰轰烈烈的生是许多伟大人物都能做到的，但庄严而自尊的“死”却不是所有伟大人物都有勇气选择的。李广是有勇气的，这为他带来了当时与后世的无限敬仰，正如司马迁所云：“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

心诚信于士大夫也”，并留下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千古名言。

与对汉王朝军事、政治历史的广阔展示相一致，小说对匈奴王庭历史、风俗、文化的表现也是相关历史小说中所罕见的。它不仅写了从老上单于稽粥到军臣单于的斗争，还写了伊稚斜单于与于单叔侄争位的阴谋和血腥，于单归汉则表现了汉匈两族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血肉关系。特别是对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善骑惯战、草原风光、萨满巫术等边地神秘文化信仰及巫师在匈奴的地位，做了生动而具体的描绘，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这得益于作者在西北边地多年的军旅生涯，以及对蒙、藏、回、裕固、东乡等民族信仰风俗的熟悉和了解。为了写《大汉将军李广》，他又数次沿着将军当年征战的足迹，跋山涉水地实地考察，获得了第一手的资料和体验。

在读《大汉将军李广》及翻阅《史记》等相关资料时，笔者也有一个强烈的印象，那就是同时代一些大臣对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自负其能”的评价或许是恰当的。他喜欢冒险，这冒险也常常成功，但对战争大局却未必有益。如果我们用军事家的标准来理性认识并评价李广，也许会发现司马迁对李广的破格表彰，固然与李广的功绩、品行有关，但也不无特殊的缘由。正是因为李广孙子李陵兵败受伤投降的事，司马迁得罪了汉武帝，受到了奇耻大辱的处罚，所以他抬李广而贬卫青、霍去病，并暗示人们他们是靠裙带关系攀上高位的，且应对李广之死负责。在撇清卫青对李广之死的责任时，作者贾松禅是客观而清醒的，但他终究没有走出司马迁的情感和视阈，没有赋予小说以新的思想光亮。其实，司马迁并没有因为私谊心怨而背弃事实、篡改历史，他肯定的只是在裙带之风盛行的封建官僚体制下，作为平民子弟，李广的努力和贡献，他清白无瑕的人格，他在官僚体制和权贵阴影下的悲剧命运。《大汉将军李广》在回答“李广难封”的总题目下，实际上已触摸到司马迁的愤怒，只是对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尚缺乏进一步的展示和描绘。

早在一九三四年，鲁迅先生在批评当时弥漫于社会的“自欺力”的同时，就肯定地指出：从古以来“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然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李广就是鲁迅先生称为“中国的脊梁”式的人物。在当前中国的现实背景下，以文学的手段，重塑李广的形象，张扬李广的品德风范，其意义是不言自明的，这也是这部小说在今天的价值。

目 录

- 第 一 回 大单于杀妻祭天 韩王信舍己救人 / 1
- 第 二 回 斗黑熊续结姻缘 遭诬陷身陷囚车 / 8
- 第 三 回 天葬台韩家葬父 穹庐里萨满施法 / 12
- 第 四 回 母子问卜卦台山 大师解惑伏羲庙 / 15
- 第 五 回 射侯骑私藏地图 遭戏谑都尉生事 / 20
- 第 六 回 施巫术单于获胜 灭爱子太守尽忠 / 24
- 第 七 回 闯关卡奋力杀敌 下土牢冒死救人 / 33
- 第 八 回 鸣冤情少女拦车 劫杀场刘章救人 / 39
- 第 九 回 中军帐秘密授命 马鬃山血战胡骑 / 46
- 第 十 回 须布奉命劫公主 李广横刀救殿下 / 54
- 第十一回 防偷袭不敢开城 悲无奈投河自尽 / 60
- 第十二回 风雪天军臣伏击 山林里李广突围 / 65



- 第十三回 凯旋后封赏受阻 负荆棘罪跪侯府 / 70
- 第十四回 咸阳城王姁卖花 渭城街李广惩恶 / 74
- 第十五回 测天命凤凰振翼 游长安贵胄震惊 / 79
- 第十六回 采山花公主动情 斗野牛李广受伤 / 84
- 第十七回 赛狩猎刘贤挑战 比蹴鞠太子输局 / 92
- 第十八回 戏六博酿生血案 丧爱子利令智昏 / 97
- 第十九回 收家书李广返乡 结婚缘季雅受屈 / 105
- 第二十回 陇西道胡骑截杀 成纪城李广授命 / 112
- 第二十一回 稽粥喜纳新阏氏 军臣密谋杀汉使 / 119
- 第二十二回 施妖法李广兵败 用奇谋汉军获胜 / 126
- 第二十三回 巧化妆夜袭羌营 俱增援殊死搏杀 / 131
- 第二十四回 泄私愤坑杀降兵 遭天谴一世难封 / 136
- 第二十五回 祭赤帝天子驾崩 承遗命太子即位 / 141
- 第二十六回 王位前父抢子妻 穹庐里子娶后母 / 146



- 第二十七回 蓝田山李广斗豹 荆棘丛晁错献策 / 153
- 第二十八回 七国叛乱诛忠臣 血染东市千古恨 / 161
- 第二十九回 吴王濞欲夺天下 周亚夫率军平叛 / 168
- 第三十回 遭围困梁王求援 绝粮道李广夺旗 / 172
- 第三十一回 设圈套刘濞遭诛 有争议李广难封 / 181
- 第三十二回 篡王位军臣密谋 襁病灾萨满动情 / 186
- 第三十三回 葬稽粥王庭易主 祭日神军臣登基 / 193
- 第三十四回 杏花楼迷倒张宽 御炙坊掠走李尚 / 198
- 第三十五回 喜狩猎宦官中箭 突重围李广使诈 / 205
- 第三十六回 单于庭李尚骂座 囚牢里若兰送饭 / 213
- 第三十七回 忠国家李尚亡身 明大义军臣释道 / 220
- 第三十八回 失宠臣冻死街头 憨厚人雨夜义葬 / 226
- 第三十九回 李广回乡葬父亲 太子刘洵即皇位 / 231
- 第四十回 女萨满招来黑风 飞将军兵困荒原 / 237



- 第四十一回 中箭矢当户身亡 遭俘虏李广逃生 / 246
- 第四十二回 以钱赎罪成平民 狩猎归来遭贵难 / 253
- 第四十三回 李广怒杀张亭尉 将军引弓射虎石 / 260
- 第四十四回 单于庭军臣殒天 争王位叔侄厮杀 / 270
- 第四十五回 蠡王单刀赴宴死 于单兵败雪夜逃 / 278
- 第四十六回 弟娶嫂蠡王遭斥 匈奴降汉官封安侯 / 287
- 第四十七回 李窈含泪斩情丝 李椒马革裹尸还 / 296
- 第四十八回 刀逼萨满丢眼珠 匈奴训练乌鸦兵 / 303
- 第四十九回 汉军遭遇乌鸦兵 卫青战败伊稚斜 / 308
- 第五十回 终南山管朔释惑 风雪地李广自刎 / 314
- 第五十一回 英雄归葬文峰山 塞外祭祀飞将军 / 326



第一回

大单于杀妻祭天 韩王信舍己救人

一个衣衫褴褛的女人被两个执刀的骑兵押出了匈奴王庭老上单于的寝帐。女人的脸色有点苍白，她步履踉跄，身子似乎有点虚弱。当她扬起头来，一双美丽的丹凤眼，却注满坚强和倔强。正在打酥油、捻羊毛的匈奴女人看清女人的脸后，便小声议论起来。

“这不是那个汉朝的女人嘛。她嫁过来才几个月，怎么，撑犁孤涂大单于要杀了她？”

“是撑犁孤涂大单于新娶的汉朝阏氏！她犯了什么罪？”

“听说她和王庭的千骑长通奸，被当场捉住！”

“不是，是大单于叫千骑长故意勾引她的。”

“啊？大单于叫人和自己的阏氏通奸？”

“小声点！爱叫的乌鸦容易中箭，当心撑犁孤涂大单于割了你的舌头！”

能拉弓骑马的匈奴汉子都跟随老上单于稽粥去了西北的不儿罕山，参加王庭一年一度祭祀撑犁神的盛典。王庭周围的帐房里只有女人、孩子和老人。

一个蓬头垢面的男孩，从穹庐里钻出来，流着鼻涕，眼睛大而亮，头发竖起粘成片，灰灰的小脸蛋上挂满好奇。他穿着连衣裤，脖子上挂着一颗鸡蛋般大小的鸟化石，那是哥哥军臣在他一岁生日那天送给他的，并给它起名叫“石燕”。石燕很漂亮，像两片圆鼓鼓的扇形贝壳扣在一起，纹路清晰而均匀，尖锐的一端略略勾起，上面有两个琥珀色的圆点，很像鸟儿的小脑袋、小眼睛，两片扇形贝壳则像鸟儿蓬起的羽毛。哥哥常说，他和弟弟是阿爸的左右臂膀，是石燕身上的两片扇形贝壳，如鸟儿的两只翅膀，相互依存，永不分开，任天崩地裂、风雨雷电，兄弟二人永远在一起。

望着被两个刀骑押走的女人，男孩不明白，这个女人是大汉朝送给阿爸的阏氏，王庭的刀骑竟然敢缚她？难道阿爸要遗弃她吗？男孩握着鸡蛋一样的化石发呆。

“伊稚斜，回来！”穹庐里传来老上单于的小阏氏蓝云儿的叫声。“阿妈，他们抓走了阿爸新娶的汉朝公主！”黑不溜秋的男孩冲着穹庐里叫嚷。女人伸出胳膊一把将小儿子拽回帐房：“别胡说！”男孩道：“我没胡说，是王庭的刀骑把彩鸾公主带走了，我要告诉阿爸——”话没说完，就被女人捂住了嘴巴。

数百戴着白铁面具的黑骑士骑着马在老上单于的穹庐外穿梭，马的嘶叫与鹰的长唳混响在一起。这是汉文帝前元十四年（公元前一六六年）。

冰冷如铁的不儿罕山山顶堆积着历年来积淀的皑皑冰雪。

陡峭的悬崖上，悬挂着祭天金人的神像，祭坛就设在神像脚下的开阔峡谷。周围燃起了九堆篝火，点燃了九九八十一盏酥油灯。剥了皮的羊羔、宰杀好的野牛，血水淋漓地供在神像前，等待天神享用。

十四万匈奴骑兵肃然列阵，杀气冲天。

西方是白马方阵，东方是青马方阵，北方是黑马方阵，南方是赤马方阵。左贤王、左右骨都侯、籍若侯产、左右大将、左右大当户等将军贵胄披坚执锐，神情倨傲地坐在马背上，统帅着自己麾下的兵马。

随着一阵低沉的鹿角号响起，九名赤露着古铜色胸脯的汉子，牵出了九匹嘶叫着的汗血宝马，依次分别拴在祭坛的木桩上。马儿仿佛知道了自己要做祭天牺牲的命运，“哐哐”嘶叫着拼命挣扎，企图逃脱被宰杀的下场。马的嘶叫声、人的骚动声、号角的低鸣声，纠缠在一起，紧张压抑，让人喘不过气来。

每匹汗血宝马的左前方，都铺着一块洁白的羊毛毡，毡上放置了一堆粮食，有禾、粟、黍、菽、谷等，每堆粮食上又放置了一盏高挑的酥油灯，灯上缠有绿、白、蓝三色布条，灯旁插有三根鸢尾草。

身材略矮、一脸漆黑胡须、左耳戴着一只白铁耳环、相貌凶恶的左贤王大声喝道：“点天灯！”

闪烁着华贵颜色的祭天金人神像前，二十岁的女萨满教主仙灵儿披头散发，光着白皙的腿脚，迈着狐狸般的步子，随着有节奏的胡乐翩翩起舞。由于长发遮面，她的五官看不清楚，只能隐隐看见她的额头上涂着锅灰。在祭奠苍天的舞蹈中，仙灵儿的动作怪异大胆，仿佛在故意向全匈奴剽悍的男人展示自己性感的舞姿。她大胆地扭动着腰肢，甩胳膊踢腿，两座山峰一样的丰乳上下跳跃，吸引着所有即将出征的男人的眼球。

匈奴原始的巫舞《人与狼》，弥漫着人与兽交媾的神秘符号，有的人舔着干裂的嘴唇，有的人呵呵冷笑，有的人眼睛已经喷出了欲望之火。在弥漫着狼崇拜的氛

围中，妖魅一样的仙灵儿一一点燃了九盏放置在五色粮食上的酥油灯。八个身穿熊、虎、豹、狼等各类兽皮的少女萨满，配合着教主仙灵儿的巫舞，用已经失传的匈奴语念着古老的“祭天招魂咒”。

仙灵儿抓起一把红色的岩石粉扬起来。岩石粉在大风的吹动下，纷纷扬扬地撒向东西南北的骑兵和马匹。

须发如霜的老上单于，坐在一匹毛色如炭火的坐骑上，他是典型的胡人长相，淡眉毛，深眼窝，塌塌鼻，阔嘴，戴着一顶饰有独耳黑狼标志的青铜头盔，这是他区别于其他将军贵胄的地方。这个塞外草原的王者，从小在马背上长大，耳闻目睹了父亲冒顿单于辉煌而血腥的征战一生，在心里埋下杀伐的种子。在他的心里，有一种信念在支撑，那就是靠征战和抢夺来满足塞外庞大人群的生存要求。塞外的荒漠和草原不能种植庄稼，就必须南下到关内去掠夺粮食，只有这样，版图辽阔的匈奴民族才不会亡族灭种。

豪华的镶金马鞍上挂着一个骷髅酒具，那是老上单于率领骑兵征服大月氏国的战绩。他杀死大月氏王后，割下他的头，给他的头骨镶上金银，做成了骷髅酒具。从此，无论是坐镇王庭，还是外出征战，他都带着这个骷髅酒具。

老上单于身旁有一匹毛色如漆的黑骏马，马上端坐着他的大儿子左贤王军臣。军臣有三十岁左右，豹头，环眼，阔嘴，留着一脸黑压压络腮短须，浑身洋溢着塞外胡人特有的剽悍。他已经被立为匈奴太子。

老上单于冷冰冰地问：“黑狼令旗呢？”面黑如漆的军臣太子小心翼翼地回答：“狼旗马上就到。”说话间，随着一阵密集的马蹄声，九名头戴白铁面具的匈奴骑兵，扯着由冒顿单于命名的“独耳狼头大旗”飞奔而来。旗帜为白色，中心绣有象征匈奴民族生命图腾的独耳黑狼的形象，凌厉的风将旗端上悬挂的黑色牦牛旌穗吹得“啪啪”直响。

老上单于命令道：“祭狼旗！”

旗手们扯着猎猎狼旗飞奔而过。九名站于祭坛马桩前的骑兵，“刷”地抽出雪亮的弯刀，轮番劈向汗血马的半张脸，一股股殷红的马血喷溅而出，射在白色的狼旗上……

军臣太子厉声道：“把祭天的牺牲带上来！”

两列身穿盔甲的铁骑方阵，“哗啦”一声迅疾闪开一条宽阔的通道。随着几声粗野的怒斥声，两名匈奴刀骑押着衣衫褴褛的女人，走上祭坛。

戴着一只白铁耳环的籍若侯产，长得像一只塞外的秃鹫，脸形瘦削，呈倒三角，深眼窝，鹰钩鼻。他看见被押向祭坛的女人，大吃一惊：“撑犁孤涂大单于，这不是您春天新娶的汉朝阏氏吗？”老上单于冷冷地说：“她是大汉朝送给我的假公主！更为可恶的是这个女人亵渎了神灵，身为天之骄子的阏氏，竟然和王庭的卫

士通奸！”籍若侯产惊愕道：“假公主？和卫士通奸？”老上单于用毋庸置疑的口气补充说道：“不错，这个淫荡的女人是个冒牌货，她的父亲是朱虚侯刘章，大汉朝以朱虚侯的女儿冒充公主，这是对我的侮辱！更让人不能容忍的是这个女人的下贱，毁了我的一世英名！”籍若侯产奇怪地问：“您怎么知道大汉朝送来和亲的公主是假的？”老上单于冷笑道：“我的侯骑去年冬天就到了长安，未央宫的一举一动全部掌握在我的手心里。”籍若侯产道：“大单于既然知道这假公主的底细，那为什么不向和亲的使臣发难？”老上单于从鼻孔哼了一声：“那时候，王庭派出去的侯骑还没有捎来密报！”籍若侯产咬牙切齿道：“失去良心的人比豺狼还要狠毒，我们应该给大汉朝一点颜色看看！”

擅长演戏的老上单于“刷”地抽出镶有红宝石的腰刀，悲愤地仰天大叫：“撑犁神！我至高无上的天神！汉人毁弃誓约，竟以朱虚侯的女儿冒充公主与您的儿子和亲，这是对天之骄子的侮辱！更为可恶的是这个女人亵渎了神灵，身为天神之子的阏氏，她竟然背着自己的丈夫出卖肉体，此仇此恨不共戴天！祈求天神保佑，佑我匈奴铁骑今岁冬天一举扫平长安城！”

十四万骑兵举刀高呼：“杀！杀！杀！”

老上单于朗声道：“大匈奴的勇士们，养肥你们的骏马，磨快你们的弯刀，制好你们的箭镞！当第一场大雪降临草原的时候，跟着你们至高无上的王去攻打长城，杀进关内，为我大匈奴雪洗耻辱！破城之日，论功行赏，数不清的金子、女人和粮食在等着你们！”

喊杀声回荡在九霄云外。

十几名戴着鬼头面具的祭祀汉子，嘴里“啾啾”地喊叫着，随着神秘的巫乐，跳起鬼魅般的招魂舞。鹿角号长鸣，一阵“叮叮咚咚”的鼓声擂过之后，披头散发的仙灵儿捧着一个黑色的野牦牛头面具来到女人面前，用一杆芦苇，蘸着青稞酒挥洒在她的头上。仙灵儿望着眼睛闪烁着不屈光芒的女人，冷冷地问：“神的牺牲，就要上路了，你还有什么话要留给太阳和大地？”眼泪在女人秋水般的眸子里打着转，她悲愤地说：“如果有来世，做牛做马做猪做狗也不做女人！”仙灵儿不解地问：“为什么？我的撑犁神！”女人的双眼泛出泪花：“女人不是人！”仙灵儿眼睛充满疑惑：“天神的女仆问你，在东方的国度里，女人是什么？”女人悲愤难耐地说：“是爹娘买卖的牲口，朝廷和亲的礼物，任人欺凌的牛马！”仙灵儿长叹一声，将露着两个窟窿的黑牦牛头面具戴在女人的头上：“愿天神赐福与你，来生能做塞外草原上的一只羔羊！”老上单于大声吼道：“献牺牲！”

一名刀斧手拎起和亲公主披散的长发，另一名刀斧手高高举起了雪亮的鬼头大

刀，鹿角号长鸣，鼓声急促，眼看戴黑色牦牛头面具的女人就要身首分离……

“刀下留人！”随着一声怒吼，满头白发的韩王信骑着一匹雪青马疾驰而来。眼看王庭刀斧手的刀就要落下，韩王信急了，将手中的钢刀拼命一掷，“刷”的一声，只见白光一闪，雪亮的钢刀闪电般飞来，贯穿了刀斧手的背腹，刀斧手手中的弯刀掉在地上，僵直的身子似乎挺了挺，接着轰然倒下。

另一名刀斧手听见这声怒喝，惊得身子一颤，将目光投向老上单于。

“什么人？”老上单于厉声喝道。

韩王信艰难地跳下马背，踉跄几步，差点跌倒，紧随其后的韩颓当连忙扶起老父亲。“请大单于刀下留人！”韩王信请求道。

“韩信，你好大的胆子！”

“撑犁孤涂大单于，老臣也是无奈，请您原谅老臣的鲁莽！”

“谁给你杀人的权力？！”

“我——”韩王信一时语塞。

年过半百的老上单于居高临下，一双深邃的鹰眼射出刀刃般寒冷的光芒，冷冰冰地问：“你不是有病吗？不在穹庐里好好养病，跑到祭坛来干什么？”

韩王信行了抚胸礼：“至高无上的撑犁孤涂大单于，您是天上不落的太阳，您的心胸像草原一样宽广，老臣衷心地希望您能饶恕这汉朝公主一命！”老上单于冷笑道：“可惜她不是大汉朝的公主！”军臣愤怒地叫嚣：“她是朱虚侯刘章的女儿彩鸾！”

韩王信一字一顿道：“公主也罢，侯女也罢，都是刘氏皇家血脉，再说她现在已经不是您撑犁孤涂大单于的阏氏，怎么可以作为祭天的牺牲？！”

军臣啐了韩王信一口：“呸！一个下贱的汉朝女人怎么可以当我撑犁孤涂大单于的阏氏？韩王信，我劝你少管闲事，免得惹怒了大单于，丢了自己的老命！”韩王信不卑不亢：“撑犁孤涂大单于，您的心中能驰骋九十九匹骏马，难道还拴不下一只虱子吗？求您放过这个可怜的姑娘！”军臣手指韩王信，厉声道：“韩王信，狗肚子里盛不住酥油，难道你要背叛撑犁孤涂大单于和他的游牧王国？”

老上单于翻身下马，铁青着脸，手握雪亮的腰刀一步一步走向韩王信。红红的太阳在如水的刀面上游走。青草的气息、马粪的气息、人的气息、兽皮的气息、盔甲的气息弥漫在一起，让身体虚弱的韩王信有点眩晕。

“咔嚓咔嚓”，老上单于翘尖皮靴踩断草茎的声音非常生硬。

走到韩王信面前，“刷”的一声，冷若冰霜的老上单于将腰刀架在韩王信的脖颈上。风在呼啸，云在奔走，草原翻滚着绿色的波浪，祭坛上寂静无声。韩太子、韩颓当紧张万分，手将刀柄攥出了一把湿汗。军臣阴阳怪气地说：“阿爸，野兽的花纹在皮毛外头，贼人的诡计却藏在心里头，失去良心的人比豺狼还要狠毒，杀了

韩王信这匹老骆驼！”

籍若侯产和韩王信平日交情很深，常在一起狩猎喝酒，此时见老上单于生了气，仗着自己是他的小叔父，劝道：“大单于，狮子没项圈，抖不起威风，马驹没鬃毛，扎不起势子，难道投降我匈奴王的韩王信会拥兵谋反？”军臣厉声驳斥道：“骏马没腾起四蹄，谁能断定它是不是千里马？籍若侯，你到底在替谁说话？”

“不要吵！”老上单于怒吼一声，仿佛晴天一个霹雳。

面对雪亮的刀刃，韩王信毫无惧色：“撑犁孤涂大单于，请您放过这可怜的姑娘！”老上单于冷冰冰地问：“放了她，谁来做祭天的牺牲？你可知道这个女人伤害了天神，让我，塞外草原至高无上的王，蒙受了耻辱？”韩王信大义凛然地说：

“撑犁孤涂大单于，我知道她伤害了您以及整个匈奴男人的面子，放过这可怜的姑娘吧，老臣愿做大单于祭天的牺牲。”

韩太子、韩颓当心中一急，异口同声地叫道：“父王——”

静静地过了几分钟，空气仿佛凝固了一样，老上单于突然哈哈大笑：“韩信，我真不明白你们汉人，当初刘邦和他的女人差点杀了你全家，无路可走了，你才投奔我塞外草原。我的阿爸——冒顿大单于的心胸，像河套草原一样宽广，他不但收留了你，还让你做统领万骑的韩王，并封你的两个儿子为左、右大当户。你曾经跟随他多次攻破汉朝北部的边郡，杀人抢物，屡立战功。怎么，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不但不再仇恨汉朝皇帝了，反而在关键时刻，还要以自己的生命去换取一个淫荡公主的性命？你告诉我，这样做是为什么？”

大风吹动着韩王信的白须：“大单于，身为汉臣，天朝公主有难，我岂能袖手旁观？！”老上单于慢慢地抽回弯刀：“好！既然你要做汉朝的忠臣，撑犁神的儿子成全你！军臣，放了那个淫贱的女人！”

军臣不情愿地叫道：“阿爸——”

“你敢不听我的命令？！”

军臣挥了挥手，无奈地冲着刀斧手喊道：“放了她！”

仙灵儿摘下了戴在公主头上的黑色牦牛头面具，一名刀斧手用刀割开公主胳膊上的绳索。从匈奴人刀下逃生的彩鸾公主跪在韩王信脚前，泣不成声道：“老韩王，不要为了我这个肮脏的女人，白白搭上您的性命！”

韩王信扶起她：“殿下，永远记住，你是大汉天朝的贵胄，你的身上流淌着刘室皇族的鲜血！”彩鸾公主捂着脸哭道：“韩王，让我去死，这样活着比死还难受……”风拂银须，韩王信大义凛然地说：“公主殿下，撑犁神知道您所受的委屈，总有一天，这恶毒的阴谋会像不儿罕山上的积雪一样，在太阳的照耀下，裸露在人们的眼皮底下。记住，你是大汉朝的公主，东方天朝的子民，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

老上单于将雪亮的弯刀扔在地上：“韩王信，请你自己了断吧！”

韩王信拾起老上单于的腰刀，吹了吹刀刃上的尘埃。老上单于从马鞍上摘下他的骷髅酒具，走到韩王信面前，将骷髅酒具递过去，道：“看在你投降匈奴后，和汉朝官兵作战屡立战功的份儿上，请用我的骷髅酒具喝口酒吧，就算本王给你最后一次送行！”韩王信道：“这死人头骨做成的骷髅酒具还是留给您自己用吧。”军臣愤怒道：“大单于的骷髅酒具谁敢用它喝酒？你竟然这样狗踢骨头——不识抬举！”韩王信不再说话，缓缓走上祭坛。杀气腾腾的鹿角号重新响起，羊皮鼓的波动声阴森可怕。军臣阴阳怪气道：“韩王信，动手吧！祭祀撑犁神的时辰到了！”

彩鸾公主哭喊着要扑过来，却被两个匈奴骑兵架住：“韩王，不要啊！”冲向祭坛的韩太子被另一个匈奴骑士拦腰抱住：“父王——”脾气火爆的韩颓当也被两名匈奴骑士拉住：“父王——”

韩王信站在祭坛上，慢慢地转过身，望了两个儿子和彩鸾公主一眼，岩石般沟壑纵横的脸上写满忠诚和正气：“韩家列祖列宗，信生为汉人，死为汉鬼！高帝啊，老臣来也！”说罢，横刀自刎，一腔热血溅在匈奴的祭坛上。

彩鸾公主流着泪哭叫：“韩王——”

韩太子挣脱了匈奴骑士，抱起老父亲被血染红的尸身，放声痛哭：“父王——”

韩颓当也扑过来，跪在地上，声泪俱下：“父王——”

一名匈奴骑士拭去宝刀上的血迹，双手捧刀递给老上单于。老上单于接过刀，以闪电般的速度收刀入鞘，冷冰冰地说：“韩太子、韩颓当，从现在起，你们再也不是匈奴的大当户了。既然你们韩家愿意做汉人，那就抬着你们父亲的尸骨回汉朝去吧！”

韩颓当“呼”地站起来，抹去眼泪，“刷”地抽出雪亮的腰刀要和老上单于拼命：“稽粥，你逼死我父王，我要让你偿命！”但他还没扑到老上单于马前，就被两名头戴白铁面具的骑士夺了刀，压倒在地。韩颓当一边大骂，一边挣扎。老上单于使了个眼色，王庭骑士立即放开韩颓当。老上单于用缓慢的腔调说：“天上的太阳虽然不能融化不儿罕山上千年的积雪和冰川，但时间的长河却能冲淡仇人心中的怨恨，你的父王都能原谅汉朝的皇帝，我想你们也不会记恨我今天的祭祀吧！”军臣怒道：“阿爸，撑犁神的儿子是不容冒犯的，请砍下韩颓当的头颅祭祀天神！”

十四万匈奴骑兵齐声喊：“杀了他！”

老上单于摇了摇头说：“没有不失蹄的骏马，没有无过错的好汉，撑犁神有好生之德，放他们走！”军臣冲着韩颓当厉声道：“还不跪下谢过大单于不杀之恩？！”韩颓当悲愤地、一字一句地说：“谢大单于不杀之恩！”老上单于望了跪在韩王信尸体前哭泣的少女一眼：“至于这个淫贱的女人，军臣，就让她做你的女奴，去瀚海替你放羊吧，什么时候公羊下了小羊羔子再让她回到王庭来！”脸像榆树皮一样黑糙的军臣“嘿嘿”笑了，露出一口白牙：“感谢阿爸的赏赐！”